

卷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十二丁

四十丁

1
2
3
4
5
6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二



蘇州書局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非到
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
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々擾々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莫自以為知，為能盡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做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

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道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道而後應々，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々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

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各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漑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到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騞然入音騞亨入音騞然嚮然騞然皆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

字安在中間也。斲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春響驪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管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讓嘆也。枝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

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也。

於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末。嘗而況大軫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自鼻口也。官知止者言疑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自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

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
六空缺處也。尊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
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
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處。肯綮音之間。肯綮
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軀乎。

軀音軀。大骨也。膜一本。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
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砧太骨而

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
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
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
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
又甚薄。以其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
刃於其間。恢々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

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
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
所以爲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
爲運動刀甚微譙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
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謹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
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
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

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
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
自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
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个難事做
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做我也視爲止者
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々焉行其刀
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
其動刀也甚微言輕々然亦不敢甚著刀也○
譙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
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

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
從容也即自得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
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刀
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
好々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
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
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
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
輕々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
處須子細看謀音慝
解音蟹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軒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
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
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
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侘時只要
侘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
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
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

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
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
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
生處世之境當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
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
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
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

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
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
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
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旺音其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
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遁夫之刑倍與背同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
爲貶剥堯舜夫子張本我於道老子亦無所私
而况侘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間
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
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
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
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
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
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

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
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
之刑十倍背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
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
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死也夫子有道者
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
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

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柰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

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
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入處得好耳看這般意
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
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賜音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眾議也輕
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

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
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
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
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王可
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
縞縞一本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
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諳者
殆往而刑耳矣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
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

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
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未
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
幾其國可安也

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
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
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
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
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
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

人必先存心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
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
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

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
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
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
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
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
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砥
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

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
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
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
汝矜誇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
菑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菑
反及汝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菑而已豈能化
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日將熒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平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火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
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
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
會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
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
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日必將
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
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
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踉蹌之形也心且成之者
言用心已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正合
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
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
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
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矣益甚矣厚言者猶
深言也汝未有已信於人乃已不信之身而深
言於暴人之已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比干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樂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

叢枝胥敷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敷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堯禹無此本事實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々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遠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不用也且

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勉而謹終如始也

能如此則可否惡々可者言甚不可也以陽為

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

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

常也尋常之人每々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

見人々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

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
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
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
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
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警病伎
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也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
已言蘄乎而人謹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トニシ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

徒也擊蹠曲クニ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
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
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
內以此理自守其意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
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
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欲人善其是
者不善其非者若無レ自私之心則其渾々若

童子然則與天合多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
盡擊踞曲拳之禮人々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
於我亦無疵病此同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
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
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
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也
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
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
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
亦不以為謫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

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
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々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
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自方法太多而
終是不安謀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
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化
及此其病在同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
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疊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水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方耳心止於符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々者心齋也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者也有而爲之其易耶
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耶纔萌此輕
易之心則離夫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皞

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
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
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
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
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
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々則爲道
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則此虛字便
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爲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
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
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
矣

吾語若々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跡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
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
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爲吾
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
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足跡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爲易事然
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跡則爲

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
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
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
唯宜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
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
有意易之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之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
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
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
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之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
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
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
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今生惠之意若或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耳目之間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間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物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主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

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_レ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_レ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_レ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_レ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_レ子其

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也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_レ權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

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
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
粗者不知爲麤臧者不知爲臧々美也言粗食
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
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愛忠飲食
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曾中焦勞
夕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
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有又刑責是兩受惠
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
亦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君事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
乎前知其不可柰向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
此語豈得謂莊子爲迂闊六言者大戒者大法

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
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爲者也臣之
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
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
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
爲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
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
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
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爲至德之士
爲入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
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
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
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
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止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々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々則其信之也莫々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
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
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
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
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少有過當故曰溢美溢
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
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
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
疑未能盡信莫致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

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
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
書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
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
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
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音樂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厲魁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向今皆
是世情此皆莊子奇處以巧闢力今之戲相搏
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戲劇其
終常至於實人爭打蓋其戲大甚則多有過當
用巧處奇異也秦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
也始初筵秩々之時也亂載號載嗽之時也蓋

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
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佻事亦常如此也諒
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
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
作爲止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
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起个言行來蓋人世
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
而紛亂之意纔說个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
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々而不
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

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蕭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對，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

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余而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誌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個適當之念，便是求

多求益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
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
曰殆專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
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
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
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
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
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
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耶報反
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

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
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
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
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
謂遊於殼中々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
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
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
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
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余亦不敢其然以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顏闔將爲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柰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

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
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
顛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
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
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
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形容無知妄爲之
人。彼坊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
有所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

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甫中曰：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怒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猶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蠟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卞又說幾了，辟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
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
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人
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

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
順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
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
也。筐，竹器也。蠟，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
謂愛之。忽有蚩蚩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
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鬣
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
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之然緣聚也。亡與忘
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
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

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葉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向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櫛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柱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蔬之屬，實熟則剝，不熟則辱。大枝折，小枝澁，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木爲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

殷人箱

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
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
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楠其液出而楠之然也
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
觀而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橘柚
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
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
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之
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

乃我之太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
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
漆个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
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
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个也
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
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
以義奢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
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密者猶言汝閉
口勿言也彼指櫟也社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
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已之人以爲社而
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
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
義理求其毀奢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
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
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
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
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
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頰者與豚之兀鼻者與人
有疾病者不可
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
此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
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
庇之故曰隱將庇其所賴庇自我庇物也賴彼
夫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啗食紙
反以舌啗之則爛入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
醉言其嗅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

醉病也
醉而覺也

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
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羨而言
之也

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
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樁也
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
字不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
言此地宜所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
而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
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

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
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
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
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
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
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
太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
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喻之

支離疏者顙隱於齊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西髀為脅挫鍼治解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太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顙下而至臍
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
管皆屬於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
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介
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
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麤而得精米故曰播精

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
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太役工役也不受
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
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
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
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
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之任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
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埋門也來世既不
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
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
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
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

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
佞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
免刑。以全其生。此持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受載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卽此意也。

已乎已乎。猶言休矣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
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
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
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

曲者言。回獲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
回獲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
可行也。

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
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
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
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
不知無用之用。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

之何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之况它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白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它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

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木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

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

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

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荀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

者

然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六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爲一也此兩句看它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廣越諸子况以天賦自然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蚘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隊而不知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物何為最之哉

為已脩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脩此
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
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
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心皆有心
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已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
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
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
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
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
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
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々受命於天惟
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

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
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
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聚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蟠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
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一智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
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不骸者

言六骸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
宜同意。目像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而不止於
聽。故曰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知字智者得之
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
知。故曰一智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

登外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
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外至於道無時而不在
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

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爲事物者人也。
言彼豈肯以爲人爲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
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
政而後入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七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

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是不當亡者衆，人皆然。

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
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
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
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之生
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曰
命羿之彀中々々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
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
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
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
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

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
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
其能言也。如在傳所謂魯人以為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
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
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
至人其未耶彼何實實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詛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
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
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
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
也實之司馬云恭貌是也詛詭幻怪只言好名
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爲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
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

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
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
有益於世教死生爲一條不可爲一貫即齊
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宅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
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
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
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泥若而辭，寡人醜乎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
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
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
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

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
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吞之意。記者無繫著
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
也。卹焉者，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
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尔不得類焉。
尔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削者之屨，無爲愛之
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
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尔而况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墨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駒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娶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則者於履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

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細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亦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曾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

周編成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往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而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
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則
可以為法之準則也內保德也外不蕩止也即
前所謂鑑也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
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
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
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
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
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
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公之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之癭癘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之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脰無脰也偃曲
缺辱醜之甚也肩之者細長之貌也癭癘大癭
項瘻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

之外，偃蹇之人得意於君，親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膠，蓄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
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
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
之書

有人之形無入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獨於人也聲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
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
乃莊子尋常有此言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
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
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
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

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兀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二

用

五

其子與孫曰...

...

...

...

...

...

...

...

...

...



...

110X
580
13
2